石堂先生遺集

石堂先生遺集巻之四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講義

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曰若蔡氏以為與尙書越若同稽古者虞史之辭也古者已往之謂此說曾經文公訂正不可易也堯名也三五相承淳質未变所謂堯舜禹皆名也曰若猶言其說如此總其平生終始而以一言蔽之也放至也意與去聲之放同蓋展拓廓充極其所至而後止

曲礼所謂放諸四海是也勲功也凡為人必有事其事必隨其位而有所至而况於帝王之位中三極而為之君天地間事孰非其事一物之不得其性一事之不得其理一氣之不得其行則是戢其事而曠其功而有愧於其位矣堯之為君知戢之在巳不可以有愧故正心脩身以為之本必使自身以徃以極于四方上下一人一物皆得其所以至於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之運山嶽之峙江河之流皆不失其度不違其性而後庶幾乎其戢立心以主之居敬以持之勿忘勿助以成之所以其功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也格于上下謂天地與禽獸草木化育之功無不到也豈惟堯哉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立志考績皆必至此孔顏思孟周程張朱其講道誨人亦必至此此事大莫能載小莫能破顏子在陋巷亦是理會此等事業凡為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然此后世史臣之辭覩堯功勳之所到而言之也若堯之本心則博施濟衆猶以為病未嘗自謂其已至也此又萬世為人君者之所當知不然則驕矜自足之心生而天地閉矣是故堯舜兢兢業業才得一箇恰好一毫自足便不足以為聖人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変時雍

克能也擔荷到底之謂蓋以他人鮮能而聖人獨擔荷得起勇往力行不少放下以致於成功實效及人及物蓋於天地同運於〻穆之中視日月至焉之斈大有間矣明〻之也磨治洗濯使無一毫氣質物欲之累也俊德即大斈明德俊大斈作峻皆廣大高明出於人欲之上而為萬物之所仰望之意然亦夫人之所同得而非聖人之所獨有故其功夫自一身九族充於時雍大畧是一人無間斷故天地間皆發生

興起及其至也薰蒸成熟融爲太和此非有於穆不已之定力不能到所以章首曰冠一克字是亦史臣之深意也以親九族以此而親親九族也蓋不但恩礼同蓋皆德化感動九族之中莫不發生興起故曰既睦既盡也九族之中無一人之不順此德化流動自近而始即大孝齊家之功也既睦便見同得若非同得無緣得盡睦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平即絜矩之義欲無一人之不得也章謂明顯之欲其不陷於欲而入於汙濁晦昧也昭明皆自明其德無汙濁晦昧也協和即平章之推同一昭明而無不到之

處不竟之人此最見得俊德為人所同得無遠無近無愚無智各一性命之全体不過一人無間斷則皆發生興起也自九族至萬邦猶主貴者近者而言至於黎民於變則下極閭閻田野遠至海隅蒼生九有血氣心知髮膚形体者一皆發生興起薰蒸成熟變謂咸與惟新於者嘆異之辭見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之辭也可見一人不息功夫效驗著明而其密運之功潛乎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益稱堯曰廣運聖神夫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皆以此也

時雍是合作一太和如人身四体大安至平無些小
血脉不流處推原其来總由天命同得而一人無間
断也不是天命同得無緣得解既睦至於変才有間
断則上下都放倒盡入晦昧去也故克字為一章之
冠冕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君臣之共治奉天以執其中而已奉天則得其中而
事事皆理天下無不治矣此堯典篇中第九節以帝
堯為治之綱領為言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此治道之
一大綱領而堯首明之也夫天之為天也時而已矣

事事物物各有其時一時各有一理即中庸之時中是也隨其時而盡其中之道也如日之晝月之夜二氣之寒暑草木鳥獸之春夏秋冬當其時則如其理各盡其當然之分而無過不及無不正其性命而保合於大和天之為天者此也君之為君臣之為臣也亦然是故堯先命羲和若天敬時以為萬事之準式範即訪問群后使之擇人而舉有能若時以為政者則登而用之蓋堯以執中為道觀堯典之序列可以見其所執者也帝曰者堯之示主意也疇誰也擇也咨咨而訪問之也訪問而謂之咨者見之深謀之遠故

問莫以求之盖欲必得之而不可以不得之謂也若順也時者庶政萬事各有其時々各有其中是即天之四時寒暑晝夜之永短中星之鳥虛星昴民之析因夷隩人事之東作西成南訛朔易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在天在人在物在事其義理度數如此如彼無不皆然當其時則各有其中處其事則各以其中得其中則各合其宜而無所乖乱此事天人無不同也堯深知之故先正羲和之職隨咨嗟嘆息訪求順時為治之人時者羲和之事皆無過不及之中而萬事之体法也虞史之作亦見堯之道而知其心

之所主故其作堯典也先以二章盡其終身之全体大用然後繼以居位為治之次序首列羲和之事為六節而次之以若時登庸之咨壽嘗讀者莫不歷耳過目而不知堯典虞史之心皆所謂允執其中堯主之而虞史知之故以疇咨若時登庸繼羲和之後而堯之以天治天下與虞史之有見於堯之心之道皆可見矣大哉時中之道乎堯典之敬授人時若時登庸易之與時偕行進脩及時承天時行對時育物隨時之義大矣哉皆堯之心而二帝三王之至道要術也若者如之者也一時各有一中曰若曰及曰偕曰

承曰對曰隨不過如其無過不及而已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

紀德行論心術皆所以為教然亦惟知道者為能得其要而盡其精愚於二典之首所述堯舜之德深嘆虞史之不可及豈惟一時君臣皆上聖大賢其史臣亦所謂與知與能者也虞庠夏校議論講明無復闕矣二典三謨君德治道綱領條目淵然粲然為萬世道學之宗祖其秉是筆者豈非得之庠序之講明若吾夫子之門善言德行之顏閔善模寫聖人之子貢

者乎驪龍之珠非入九淵之下不可得堯舜君臣所以為治用功下手大率若此而一時之士亦莫不能言之是可畏也欽明文思安安堯之德也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舜之德也而能審視詳記備其根本枝葉以為天下後世之教豈淺斈之所能與哉欽明文思安安總言堯之全体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視堯之六字氣象差小若夫子所謂大哉君哉然者濬深也繫辭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所謂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淵泉時出淵淵其淵者也九德之不能久功之不可大者其所存所得

之淺也舜之德惟其淵深故其源遠而其流自不竭其根深故其枝葉自暢茂曰哲曰文明曰溫恭曰允塞皆本於濬者也哲者是非炳而幾微著若無塵之明鏡來者無不照也此全体大用之初故次於濬繫辭以幾次深亦此意也文者礼樂流行若陰陽之相文得宜而中節明者光輝發越若日月之照臨至公至明溫恭者見之於身氣如春生而容如山立也允塞者斂之於心堅如金石而充如五穀也蓋所以收結上文五者而總歸之於誠而皆得之於哲文明者聖人皆以誠為体明為用也哲文明溫恭五者而繼

之以允塞者總之於誠起之以濬者以深為本也可以見理之一原入於無內無倫無聲無臭而其見之於用皆一誠之流行了不見有一毫已私外物之雜所以萬善無不全萬用無不得而光華自發生聲名自洋溢若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舜之德謂之重華協于帝也華即光也亦被四表亦格上下故謂之重謂之協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子之言必嘗經比較論量

不然夔龍伯夷垂豈不聰明賢聖乃不在五人之列

夔作樂而鳳凰來儀垂之竹矢至周猶未弊可謂聖

於樂聖於工者其他可知矣而不得與五人並稱此

孝者多未嘗經心古今人才識見為先其識之深淺

遂近見之高卑大小因其言可知五人如禹臯陶稷

契其才德之過人方之堯舜但有君臣之分而已考

之詩書者可見也至並乃詩書所載視四人獨為鮮

少而夫子列之四人不以為歉是必有其說夫子稱

堯之德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蓋之美堯數何與此語適相當是蓋之見先與夫子同也曰都者深見堯之美而嘆息之也廣即所謂蕩蕩無物不容無地不到與地同量者也運者洗心藏密潛行黙運一髪不容一息不斷與天地同健者也着一毫之私不可以言廣有一息之停不可以言運惟廣故能運惟運故益廣此堯之天德不離於人而常絶類離倫卓爾與天地同其動靜四時同其運行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者也益之見益得於至靜之中潛心体察賢人能聖人事此二語非小小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形容也益之才識可以得

翼翼矣聖者無不通也廣之為也神者無跡不測運之功也所謂民無能名者也武者發強剛毅神而不殺文者文理密察一本萬殊四者皆出於廣運之中有一毫之間一息之断不能洞達充滿以至於此也所謂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亦無不在其中矣成功者若天地四時之所為文章者陰陽五行之交錯山川草木之高下皆廣運之發生成就也乃者難辭也人所不能惟堯獨能其所以能由廣運而後能故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先聖而後神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先武而後文乾剛

而承以坤柔黄中通理斟酌裁制以歸於大中至正無過不及之地也蓋之才識至此蓋可見矣皇大也所謂惟天為大巍巍之形也必言皇天者意脉亦自廣運來言天之大而堯與之同大故命與德合不期而在堯之身也奄盡也九州之内以至四海之外盡有之也為天下君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以為君也其意皆自廣運來非廣不能容非運不能至也蓋之才識觀此數語足以盡其平生而與四人並列良以此與下文戒舜之言自儆戒無虞以下皆慮其有一毫之間一息之斷終之以四

夷來王亦為天下君之意始之曰吁戒哉則前文曰
都之意皆深遠之嘆也盖欲舜亦為堯而與之合有
資育本有日有月而不可失之之意又以見堯之廣
運非有神妙奇異不過無失法度無怠無荒遊逸淫
戲之類洗除空盡而遂與天同体耳但無人欲便成
天德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人皆可為者也然則益
之得列為五臣者觀此足以無歉矣學者當詳觀而謹
思之庶乎其有以得之矣

洵惟全篇廣運二字
極重盖根源處也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種德者布其德於天下以興起天下之心使之發生暢達若播穀然迺種者盡棄已私勇往力行無或間斷然後本体誠一無雜發之微妙充之周徧入人深而及物廣也德乃降三字意義尤可觀譬之雷行雨作出於剛健精一之氣之所為若其間有少係累便成密雲不雨如小畜之所云小畜陰卦也雖有五陽而係累於陰其氣弱而不彊缺而不充雖欲成雨而不可得故曰自我西郊西郊陰方也陽累於陰不成剛健精一之氣故不能成雨也皋陶能迺種則為剛健精一之氣所以德下及於民亦如雲雨之行若徒

人之有欲者則常有係累間断自然柔弱無氣力有退屈而無流行是乃理欲勝負事功成否之大機不可以不察也小畜彖傳曰密雲不雨尚往也亦此意往即邁也能勇往力行則為剛健精一之氣而成雨也自我西郊則為陰所係累有間断欠歉自不成雨故曰施未行也

成允成功

覌此一句便見古人言不妄發〻則必行以實其言允信也成允允者禹初往治水時必在帝前先有言語講論治水之事後來一如其言故曰成允允為人臣

任君事必考其功任事而無成功便是曠官盡位禹任治水之事卒成治水之功則為不空受任故曰成功皆所謂信者也凡為人臣者皆當如此言亦易發位亦不難居惟卒踐其言而不虛其位之為難也當時群賢大槩皆如此非獨禹也若臯陶乃期于無刑而卒至於民協于中罔干予正是亦所謂成允成功也稷契益諸賢皆如此舜為天子亦如此太槩言不難發位不難居惟實而信之為難古之君臣兢兢業業皆為此秦漢以來無復此念所以萬化皆不舉而君臣上下皆曠其位也

不自滿假

聖人之心常見自己之職有不盡而於其莫大之功若未嘗見其有一毫所以無一息得自寬自容為一身一家之計也舜稱禹曰不自滿假聖人不息之功正在箇假字上使後世功名勲業之人能曉得此一字則將思愆補過之不暇又安敢有富貴宴遊之心哉假者借也寛也容也借片時容隙地以自暇逸此雖賢者亦間有是心不但矜功挾才傲上陵下之小人也其心以為吾有勲勞於國有德於民一日之安一飼之樂一飲之醉一食之豐宮室之暫華車馬衣

服之苟美何足損吾功名而天下之人受吾利德吾勞謂吾賢者亦無復以此而厚責於我如韓信之自王郭子儀之窮奢極欲天下猶或以為當然法孝直之殺人而先主孔明亦以其有勞而寬借之而況於過門暫入曾何足以害吾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之勲勞哉不知仁人君子之心有大不然者也天地民物之責無可休之日困窮無告昆蟲草木無一一皆得其所之時居此位者誠能用此心則坐以待旦日昃不食猶恐其我之不盡又何敢自謂有功有德於彼望爵禄之報而自恕其偷安暫逸之罪哉怠惰之門不

可開自負之心不可有一息寬容假借便與天地人
物隔絕古之聖人純亦不已固不敢容一毫私欲以
間斷其不舍晝夜之運行也故舜以不自滿稱禹又
著一假字見得禹之心未嘗自謂有功容隙地借片
時以自與所以十三年之內三過其門皆不入蓋非
故為是以要譽於天下也其心以為吾職未盡吾事
未畢自不暇顧身念家啓之呱呱實有所不暇問其
視斗筲之徒徼力薄效輒德色於其君者大有間矣
故曰禹吾無間然矣所謂無間者不過謂無可指點而
已使禹有借片時容隙地之心則夫子必有以間之

矣明此而后知成王賜周公天子礼樂之非

滿招損謙受益

益勸禹班征苗之師而爲此言其義安在古今用兵之人議論講說何嘗及此觀此言則凡以兵臨人而自謂已是彼非志在必勝者皆所謂滿也謙者反已自求不必已是人非而求不必勝之謂此帝王之師所以行之莫非仁義必無妄動而亦必有成功何者責已周則道盡而其謀慮亦皆善自不至於敗漢以來君臣用兵雖不曉此義若其勝負成敗亦不能出此二句漢高帝彭城之敗平城之圍曹操烏林之翊

所謂滿招損也凡恐懼如以厲好謀用賢而能成功者
亦所謂謙受益也聖賢之言萬古繩尺無能外者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唐虞君臣議論講明數千載中獨為精深其史臣所
書亦非尋常闡於君德治道者之所能皐陶謨一篇
在二典三謨為最短少然一句一義一字一說性命
義理之源幾微深遠之蘊明体適用本末之序百王
治道之要君臣交盡之戒備盡無遺所謂天叙天秩
天命天討天工所謂五辰所謂和衷則循其義理之
當然而極於性命之本然也所謂達於上下則明其

全体之無外迹可遠在茲則見其大用之必行一日二日萬幾則幾微毫髮察見無遺慎厥身脩思永則理亂安危之幾一日不謹或致千百年之患而當為深遠無窮之慮也然則一篇大意理性而已上下皆職思其憂而其所以孜孜勉勉者皆義理之當然性命之自然雖曰艱難無逸而一毫智力不容於其間萬事萬物各得其所而一時君臣惟一敬耳夫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豈不信哉安危之本深遠無窮之念苟且目前之憂無不畢照御人安民百王治道之大綱也兢兢業業無曠庶

官無敎逸欲庚明励翼百僚師〻百工惟時日宣日嚴夙夜浚明亮采勑我自我同寅協恭政事懋哉懋哉敬哉有土思曰賛〻襄哉則其君臣上下各務盡其代天理人之職而不可有一息之怠忽一人之不盡也起首總以二句實一篇之綱領也篇中群臣百工自勵翼以下皆所謂謨所謂弼也謨明者公正詳盡無一毫私曲怠忽隱藏弼諧者群臣百工事不同而同於理合為一太和也德即堯典俊德允迪者信蹈之也表裏無間動靜如一内剛健篤實外光輝洋溢盖身脩之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為人主而能

如此則群臣百官自皆興起奮發洗刷磨治濬乎獸契鼓舞而趨於善其謀謨自皆明盡其翼贊自皆合聖㝵時賡歌所謂喜起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同此意也大抵萬事皆理萬心皆性而命於天君能信蹈厥德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作於上而自應於下百工踊躍萬善流行一人秉明照於上而有生之類皆得所於下代天之職皆率而三才之位無愧此臯陶謨一篇之大㫖也兢〻業〻幾為寅恭則迪德之本同寅協恭而和於衷則君臣上下所為皆盡性至命之事也衷即帝降之衷和衷聖人之精蘊盡不出於義

礼之公謨亦無由而明不和於性命之理弼亦無由而諧〻即和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古今上下之通言也而未知其為未善之言自平常人看堯舜可謂事〻盡善以堯舜自看若有一言自道盡善則全体皆壞了安得稱道至今豈惟君子之道當謙〻自牧道理當然實是如此天地雖大人猶有憾而况於聖人不離於人善之一語政自不敢承當况盡善乎故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違者違道背理弼正

教也如舜安得有離道背理事然自舜觀之决湏常有此心而後可如初年往于田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負罪者自以為已罪引慝者自以為已慝未嘗以為父母與弟之過舜之心非為父母之怒故為此盖實見得父母之不愛誠若自身有得罪處但未知是何事故號泣旻天又曰於我何哉號泣于旻天者顛倒迷亂莫知其由如窮人無所歸於我何哉者莫知已之罪在何事也此皆真心實意未嘗自謂無罪者也後來為天子亦是此心雖事事皆合理而常慮其有得罪於天人處故告其群臣曰予違汝

獨又丁寧之以為不可阿意順旨不敢相拂退去又
後却相告語以為不是又戒之曰欽四隣四隣左右
前後之近臣欽者敬其事不可忽央須一一相救正
也此可見聖人之實心非為過謙以媚其下也天下
之事無窮為君為臣為人同一難而為君尤難也故
堯舍巳從人而博施濟衆聖人皆以為病遠道干譽
咈百姓從巳欲失法度遊逸怠荒佚欲如此等事如
舜豈有一毫而皐陶益交諫之以為戒慢遊傲虐朋
淫于家殄朱事也舜便非聖人何肯為此而禹戒之
曰無若丹朱是防其有之也人心惟危一息不敬便

入不善故臯陶又重戒之曰兢〻業〻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兢〻業〻即曾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意幾微也人心之危毫髮之間也曠空也廢也毫髮不謹則百官廢其職空其位而得罪於天之所置矣由此言之聖人豈嘗有一毫自是之心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天地人曰三才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有人則有萬事而事理之得失由人道立不立之所關也事理得則人道立而天地賴以位猶心正而身無不脩也事理

矣則人道不立而天地無以位猶心不正而身不脩也得之與失必有所繫故天樹之君以主之承之臣以佐之君者總萬事之綱臣者理萬事之紀也臣得其人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安定臣不得其人則萬事皆失其理而渙散而其所以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者常繫於君之明與不明也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元首以司其命股肱以宣其力居君位者必得有聰明睿智之資光天之下正邪善惡無所逃遁則其所選宰位置以為股肱之用者自無非稷契伊傅之臣由是而付以樞機之任責其治平之效居職者各盡

其心受任者各獻其功君逸于上臣劳于下禮樂刑政事〻物〻不期而皆得其所自然陰陽調而風雨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矣是故天下之本在一人一人之道惟明而已苟或不然則三才無以立三仁不遇而商以亡孔孟不容而周遂衰萬事何由而理人道不得而立二氣四時百穀草木鳥獸魚鱉亦無望其如唐虞之世矣故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庶事所以立人道盡人理而為三才之主也康者各得其理而無不安之謂君者主之而臣者佐之也良者順理盡善之謂也臣良則事康矣君明則臣良矣

未有堯舜之明而容四凶之臣亦未有秦隋之君而得八凱八元之佐也不得八凱八元之佐而委天下國家之事於庸才凶德之徒庶事何由而理哉○聖君賢臣不可徒有其名必上下各考其實而後無忝於其名夫君聖則無不明臣賢則無不良明如日月水鑑無一物之不照良如精金美玉無一事之不善古今之為君為臣固多以此自居而群下之稱頌歸美亦無不以此為言者然考其實則往往而不然何者君者用人論相者也君明則正邪善惡無所逃而其所選用登崇置諸左右者自皆善人君子而無小

人之雜不然則朝無良臣任事者皆小人而君以明自居在下者亦以明歸之無是理也豈有日月水鑑在上而小人得容其私爲乎小人在位則君徒有明之名而無其實矣臣者任職治事者也君者庶事之綱而臣者各事其事以理其紀者也臣良則其所職所守無不盡而其所經綸規畫一皆順理盡善各得其安而無不善之雜不然則萬事不理臣職不脩而以良自處在上亦以良倚之亦無是理也豈有良金美玉之德而其所職之事乃不得其理哉曠其官廢其事則臣亦徒有良之名而無其實矣是知庶事必

脉而後足以見股肱之良股肱必良而後足以致元首之明否則上下以良明相詇而國家天下之事無一得其理治安之期邈而亂亡之形成矣猶以明良自居得乎

三江既入

漢入江江入海而云江漢朝宗于海是漢亦水之大關之一分列之一位不使江獨專也伊瀍澗皆入洛洛入河而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亦謂伊瀍澗不爭多亦各容一分列一位不使洛獨專也譬如一人行大路三人從小路來合之同行則是四人共一路豈

得專之一人漢不合江江之下流未必大伊瀍澗不
入洛洛之下流亦未必大然則江下流即江漢並行
洛下流即四水並行也然則三江旣入如蘇說爲是
但所謂味別者穿鑿不可用也凡水大者係祀不比
小小溪澗之入江河者須是闊之一分列之一位蔡
氏所謂合流之後不復可指爲三未爲當也但豫章
江不別見禹貢然其水亦大洶湧奔騰左蠡可見謂
之三江旣入亦是闊一分列一位而以其平不費工
亦可見矣吳都賦之三江小不足言蔡說以近震澤
詳引援未爲當然則河以渭洛諸水入海而獨言河

何也曰河大於江受如渭洛者多其勢不得言只當
總爲一大河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二句禹貢一篇之微妙又是十三年於外櫛風沐
雨之服体驗工夫不獨水土既平治功興起之後所
當先也禹治水時雖曰勤劳四載以身率先亦必有
忠孝誠信之精微脩身謹行之度数並行乎其間是
故神孚人應動有天隨朕民子來衆理條暢自有立
立道行綏來動和過化存神生物不測之妙出於至
誠不貳之中而非人之所及知者故其成功有若造

化鬼神之為亦惟櫛風沐雨胼胝手足之所能也成功之後惟欲君臣上下接續此事推廣此孝無有間斷期於仁洽化成萬物得所故出此二句於一篇之末以為上下遵守蓋以其体驗之素為言非但意想期望之語也不距二字可見不距云者道之斯行動之斯和綏之斯來之謂也天命良心無人不有作而萬物覩設而天下服所患者惟間斷耳苟能敬以持之致其悠久積累之功則身心常正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萬民自化故曰祗台德先謂敬以持之也此者其治水將体驗之所得故以為言禹十三年於外

惟守一敬所以成功鯀之不成亦惟不敬故動不得其序而五行自汨陳皐陶論九德所謂亂而敬似說禹父子事蓋有治才而敬則事皆合理而成功不敬則不順理而功不成矣敬肆之間為治不可不知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性字始見於此然以湯之言詳之可見湯在當時深有見於心性之理深知心性合為一全体又不容不殊而為二蔡氏之說甚正而未精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文公所謂蓋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是也謂之衷者兼中與忠而言即心之全体也若如也順

也以動時言之人於應物之時如其心而順之則其有常之定性常於其時昭然而見乎其中與孟子以四端而知有四性其意同也蓋衷是仁義之心性是仁義之理衷即是性合之於心故曰衷性即是衷殊之於心故曰性衷重在心性重在理此湯之精意蓋所以表明天命不易之定理以為天下之大本也心之全体性之本体復專一而不雜非素講明体認不能為此言所謂孝於伊尹豈非此等語乎如九峯之說則只說得性雖下心字而出於經文之外不及愚衷是心之全体合性為一之本体又不容不析言之

也又其言似謂裏循是命而循之天但降之於人至
聖人稟其所降而後為性天之所降本具四者之理
以為命人之所稟始得四者之理以為性是裏但為
命而未為性也得無語病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

此四句可以見人之為大性之為善君責之為重又
可以見湯與伊尹皆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放伐之事
有甚不獲已焉者而其栢栢之武耽耽之仁蕩蕩乎
々無偏無黨之大道隱然自見於言外皇大也尊而

嚴之之意將言性出於命而先言主宰者之尊嚴以見性之為大而不可不奉持之意與中庸尊德性意同降字亦自皇字來若詔令自君而下在下者皆不敢不敬也衷字合性與心兼中與忠而言葢不偏不倚之全体常昭昭耿耿在中是為應物之資裁物之器天下之大本也下對上而言下民凡有氣体心知聖智賢愚君臣朝野之總名也貴者當視賤者為一体而賤者未嘗不貴也若順者如率性之率恒性者一定不易之理也有恒性者實得各具之謂言天所降之衷率而由之則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可搖奪

寂不可揜蔽不能熄滅者在其中蓋即用以見體循本而得本也表合心與性而性但言心之理合心與性則其寂然不動常有知覺妙用在其中而非有体無用之體但言心之理則其感而遂通者常有一定不易之体為之主而非可以倡狂妄行之用猷道也即所謂若有恒性者亦謀猷之猷道言其常行謀則其所常行者常有心思知覺之妙以將之而非冥然之行易所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即此而允一字異義而未始不相通者皆此之類也綏安也安之使不復搖動也其不安者人心之危〻亡也安之者以脩道

之教竟其道心使之常為主而人心聽命也安者安其心而謂之綏厥猷則合内外而為一矣但言安之則其固有而非外鑠又可見也惟后者言皆君之責天命之得不得人道之立不立天下之治不治無所推避一在於君而已所以謂之萬方有罪ヒ在朕躬湯誥一篇始之以克綏厥猷惟后終之以罪在朕躬是決以君道自任而其所以慄ヒ危懼者盖以此之故也居天下之上者其可以自暇自逸哉克者任其重而畢其事之謂任其重者立志之強畢其事者主一無適之功也不克之則君道廢而忝人之上矣孔

子曰為君難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此之謂也古人之居人上為民慮為己憂者蓋如此後世之有天下者君臣議論未嘗及此為君者惟一時苟安則責塞其有志於民者僅能不忘其飢寒思有以飽煖之君漢文帝而已斈之不講豈惟為士者之事哉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按此十六字在尚書中誠為舜禹十六字之次然蔡說於彼十六字為盡於此十六字實有未詳其言雖大其於中間之條理則未為密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看來伊尹之意猶是未定之言至於協于克一則

所主之善始為誠善而無可疑若遽以主善之善便
為一本萬殊之善似失之太驟一字只是上文一德
惟一下文一哉王心之一而克字猶為着意若遽把
作一本之一而於克字只用一箇鈌字說過去似皆
未得當時之意今以管見循其文而釋之讀者考焉
德即上文一德之德一亦一德之一善者合理之謂
與是字相似師猶取人之善以成其德也伊尹既言
一德又復詳其所以成德之由天下之善皆所以成
一人之德也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謂不專一人
下執一見而惟善之師也惟善之不雜以惡主一工

差於是乎在然而義理精深幾微難見天下固有似
善而實不善似是而實不是者人皆以為善而從之
天理則不合施之事物則不行衆之所是而聖知之
所非人以為可而天地鬼神以為悖似同而終不同
幾合而終不合若是者其為心術德行之害有不止
於物欲之惡者而後世楊墨釋老鄉原子莫之李與
凡世間之新奇可喜有有功而實為深害便於意見
操持之秘而不利於周行流徧之公伊川所謂雖無
邪心乃為邪心文公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無非
害心害德者也古今天下氣質不齊有善有惡有強

有弱堯舜在上靡然帖然而定于一聖王不作僞言僞行紛然而旻舜執兩端龍作納言聖主明時猶為此慮而况於伊尹之世去桀未遠奇衺之民僞妄之說辯給之口當時固未盡絕伊尹於此固常憫然故於將歸之日既以一德為太甲之戒以主善為主一工夫而復慮有似善非善之惑不足以成其一故於四句之中以協于一為未足又着一克字所以堅太甲之常心俾於主一之中常致明辨之力使無毫髮之雜始足以為一也克者能也與可字足字得字實字相似克一者謂可以一足以一實一而非似一幾

一而非暫一也盖辨真偽察是非之辯恐其有害於上下文之一德一心而立言也盖所謂一德一心者萬事皆理而無所間雜之謂也耳目血氣之欲固為天理之間雜似是而非之道尤為純粹之間雜人欲固為天理之害似是而非之害道蓋尤甚於人欲也不雜之謂一無間之謂一一髪不可容一塵不可留也天下之道出於天者萬殊而實一出於人者若一而實殊出於天者雖異体常相為用出於人者似同類而實相背馳如楊墨釋老其說誠足以動人天下之高明俊傑皆誠以為善信其說者主之守之以為

其道即堯舜孔子之道其言即六經語孟之言豈賊賢愚翕然惑之知者不能爭強者不能奪然天也亂神實怒之拖之天下未嘗見其治而但見其亂加之事物未嘗見其利而但見其害欲一之於道而終不能一惟聽而容之而常自敗自沮終不得與吾道同域又有一樣辯給之口剽悍之才能飾非為是強邪為正雖明者亦惑之而施之於用則其亂政害物不可得而擬伊尹之所謂克一蓋為此等處是蓋幾微之論精切之意不惟太甲當知之萬世帝王皆所當知也蓋萬理皆出於天而所謂一德一心純乎天理

者也人欲固為天理之害而似是而非害實為天一
欲易明似是而非之害非精察不見故伊尹作咸有
一德始之以克享天心終之以協于克一盖以天論
則一毫不可容也篇中九九箇一字而克一之一乃
為究極精至是為伊尹用意盡處而十六字之指歸
也前面七箇一字固防人欲之間雜而克一之一乃
深處似是而非之間雜無人欲之間雜已為善為一
者猶有似是而非之間雜則尤為人欲而其所謂善
者不勝惡所謂一者不勝二也天心王心二字首尾
若為相應克享克一二克字亦似相通是皆究極透

微無內無外之意也大抵伊尹之辭主於明辨所謂
主善者猶為未定之善未成之一至協于克一然後
為始定之善始成之一未及一貫一原之一也且當
循文理而明其立意之所趨若遽以主善之善為萬
善克一之一為一本則此一字與前後八箇一字不
相通而於伊尹之辭意為未詳矣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君道惟一實而已而實不實之分在於血脉之通塞
夫天下猶一家而君者家之主民者家之子弟也有
子弟者必盡其所以教養之道而後得為主之實不

然則居其位不盡其事其所以然則有其故何者主之道惟耳與目一家之事耳有不聞目有不見非所以為主也不見而以為見不聞而以為聞皆非主之道也不聞不見則不知其失所而自不知其所以養不諳其非理而自不知其所以教主也者居教養之位任教養之事者也不知所以教養則主之名雖具其位雖尊而於立君之本意斯民之仰望媿負多矣而其病在於聞見之窒是故必有聞見之實而後能盡教養之實必盡教養之實而後足為君道之實哉王誓師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其義在此

古之人有言曰為君難非為君之難也盡君道之實之難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君之為君臣之為臣父之為父子之為子也君也者主也一國之君一國之主也天下之君天下之主也一事不聞不足以為主一物不見不足以為主主也者下之所恃以生所依以立者也恃以生而有不見不聞則生之道必不周依以立而有不聞不見則立之道必有歉生之道不周立之道有歉則為之主者不期而媿其位負其職而失其所以為主矣失其所以為主則民之命莫知其所底止矣為君之難不其然乎是故古

之為君者必顧念其所居之位所職之事四方萬里之遠必欲其無不聞邇樞甕牖之中必欲其無不見有飢有寒必盡其毋道以養之有非有僻必盡其父道以教之飢寒不可也飽煖而不孝不悌不正不直不可也飽其飢煖其寒而復正心脩身講礼明法以正其淫朋比德之非夫如是而後為君以其有聞見之實故也何謂聞見之實急民事盡民心正民德防民欲去諛佞絶壅蔽使鰥寡之情悉達於上而正邪善惡之俗毫髮莫逃若舜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而後可也夫是之謂聞見之實聞見實而後教養實

教養實而後君道實表菁所謂亶聰明者蓋兼下二句而共一亶字也亶者誠實之謂亶聰明者實聰明非不聰不明亦非作聰作明也如是故得為元后元后故能作民父母父者教也母者養也君道之實也元者体仁長人渾全無缺之謂君德之實也實其德而後能實其道而其德之所以實無不本於實聰實明六合四表無有見聞不到之處故能實其教實其養而無忝於生民立君之實意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血脉不通痿痺不仁痛痒不知豈足為体仁長人之君哉古之人事〻纖思其君而君民上下裐莫

亡於壅蔽而尤切已有人民社稷之責者其亦知所敬哉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斈不傳千載無真儒程子之言也而其所謂善治之道真儒之斈猶有可言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朱子之言而其所謂心正氣順者中和之外猶有可言是蓋古昔聖賢相傳之至斈所以脩身為治之要自黄帝至箕子武王世世守之而後世之君臣心思論議皆未嘗及太史公作五帝紀多鹵莽麤畧而其採

之傳記之閒往々多其道術之要若黃帝紀所謂治五氣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顓頊紀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帝嚳紀取地之材而節用之與其動也時皆古人道術相傳見之紀載猶未泯滅讀者皆未之思也自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而萬物五行者太極陰陽之所載而萬物之本根也物之得之不能無偏而人獨得其全故人道得而五行順五行順而萬物若古

者聖人之所甚重也以為人得五行之秀而生氣則其形而理則其性也性正則形正人之性形正而五行之理無不得其氣無不順人者天地之心也心正則四体平此經綸天地治民理物之至術故君自黃帝顓頊高辛世守其業唐虞夏商以至於周臣自常先大鴻禹稷皐陶以至於箕子周公其業不墜其用功起於脩身齊家其極功至於四靈為畜然常求之黃帝顓頊高辛之治五氣節水火舜禹皐陶之脩六府撫五辰啓言有扈氏威侮五行箕子之陳洪範論汨陳先儒率皆未精其說蔡氏書說論修六府但取

其生克損益而成五穀此天之所為人未必能與也
雨水也暘火也燠木也寒金也風土也時行休咎二
徵百穀之所以成不成也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人之
所能為惟有敬五事以感通之而已玄冥之為水官
閼伯祝融之為火正蓋之掌火若州木勾龍禹之為
后土司空共工番之世官是亦金木之職竊意當時
五行有官不過順理任宜愛養撙節用之以時以礼
祀之以方以色而已至其所以為雨為暘為燠為寒
為風而成百穀固非五官之所得為也禹平水土而
地平天成竊意禹之精義當不止此鯀之汩陳非但

陴防壁邊即其方命圮族之心則其言行舉措無一得所禮運有言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以鯀之言行觀之豈得與鬼神為徒而五行之神亦豈肯與之為徒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豈惟以其治水順理亦以禹之心正身脩而常闕

洪範九疇

人之一身實與天地相通合而為一天下之人往往自輕自小不知自貴自重細看洪範一篇可見洪範一篇出於箕子今在天下二千三百年矣學者讀誦不為不熟解釋不為不盡以今觀之猶有當考詳者

一篇終始列為九類九類之中主以皇極而列之中循有精意十一之者循有要道何者終始二疇皆天之所為其中七疇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二五事者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八庶徵者其應也庶徵雖出於天皆人之五事之所成箕子所陳為可考也本其本者天之五行故一五行而二五事應其應者天之五福六極故八庶徵而九五福六極自一而順數之五事居二自九而逆數之五事亦居二也終始括之以天其間七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其意為可見矣何者人道之得失善惡惟貌言

視聽思之五事正與不正而已皇極者奉天之命修天之行自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天下之五事皆正則貌之正其應時雨言之正其應時暘視之正其應時燠聽之正其應時寒思之正其應時風五者皆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於五福之中不然則一人之五事不先正則天下之五事皆不得其正天下之五事不正則貌之不正其應恒雨言之不正其應恒暘視之不正其應恒燠聽之不正其應恒寒思之不正其應恒風五者不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於六極之中然則人道不出於五事而皇極者五

事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亦惟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而已人之五事正則天地萬物無不順然則人之為人也其身豈不為至貴君之為君也其責豈不為至重而箕子之所以為箕子也其行豈不為至善哉然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疇將何所主曰四疇皆以人事之要而列也何往而非五事之所在哉

曰休徵肅時雨若

召和致祥一敬之功也敬之功大矣主於敬則天理流行而天亦從而順之為人君者其可無主敬之定力哉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主敬之功也二帝三皇之

書以堯典為首堯典以欽為首一欽之功至於於變時雍而其極功至於格于上下舜之精一執中禹之祗台德先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陟降左右順帝之則武王箕子之講明所謂肅時雨若者無非堯之一欽也欽者敬也主一無適之定力也其体則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其功用至於與天為一而五行庶徵無不和休祥無不至也時雨若者休徵之首而皆一肅之流行箕子武王之深意不可不詳觀也雨者生物之最先故為庶徵之首雨時則暘時在其中雨暘時則燠寒與風自無不時故雨時為休徵之首而其所

以時者人君主敬之定力也主一敬於心則形之一身之舉動自無不敬故貌之肅皆心之敬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如是則無人欲之雜無斯須之息則專一之功自至於直遂翕聚之用自至於發散靜則為乾之專坤之翕動則為乾之直坤之闢而雲行雨施之功自是而出矣所謂格于上下者也時者收歛發散各得其中無過不及若者君道然而天道亦然也主敬功夫亦惟允執其中而已心必形見於貌上無不本於心故心有允執之定力則貌自無不恭此時雨若之功出於肅蓋以表裏之洞達也二帝二王

之體用亦惟合內外而一天人耳

肅時雨若

為君難者天人之道相通為一而不可以貳焉者也貳則天人離矣非有持敬之定力不能不貳者也箕子告武王以休徵而以肅時雨若為首欲其無貳者也讀書之法當深觀古人之用心下語若洪範九疇之八庶徵讀者往往輕視之但以為雨暘燠寒風而不思其所謂徵者蓋以天道為人事而責之於己也徵者應驗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天也以為五事善惡之應驗則非天也人也雖天而實人之所為也然

則人之為人也主下臣而君之為君也豈不難哉先之以休徵者生物之心也咎徵者物之害而休徵者物之利也休徵首之以肅時雨若者雨之生物為最先雨時則五者無不時也而其所以時則貌恭作肅之應雨為五者先而敬亦為萬善首天道人事若相期也主一敬於心則形之貌無不肅貌無不肅則言之從乂視之明哲聽之聰謀思之睿聖不期而自至故雨時而四者亦從之也五事之用本一敬庶徵之時本一肅箕子之立言亦可謂不苟而可觀矣時雨為肅之應當詳觀蓋專一之直遂翕聚之發散而其

所謂時者莫非無過不及之中是亦天之敬也君以敬為感故天亦以敬為應故謂之若若若如之符也者也咎徵之應亦若是已矣然則人道豈可以不敬君者人之主豈可不以主一為先苟有一毫之雜一息之貳則咎徵生矣休徵行則五福生咎徵行則六極集然則君道豈不難哉或曰貌之恭肅疑不足為敬也曰貌者一身舉動之容敬者徹表徹裏之謂中心斯須不敬則慢易形諸貌矣貌無不肅則心之敬可知矣箕子之言豈徒以外貌教人而時雨之應豈表裏之不一而能得之者哉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四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五

宋寧德　陳普　尚德

講義

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關雎一篇男女之正而首句之興使已具全篇大意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關之爲義通也彼此相通之意也然則關關雎鳩得無若前輩所謂𠻘意相關旁對語者乎以爲相應之和声則是可謂之通可謂之相關矣謂之關關又含不舍之意而本篇之辭寤

之求琴瑟之求鍾鼓之樂與柏舟之所謂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之意皆已見於此矣雖鳩江淮間有之文公信用先儒詁釋以為摯而有別謂其情意深至而有別也情意深至亦柏舟之義情意深至而有別則於相和相愛之中而未嘗無如賓之礼是為得男女之正也又謂其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則從一之義並遊不相狎亦如賓之礼也又謂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亦夫婦之道也古者夫婦雖居室中未常無別士昏礼即席在東婦席在西是也同室而不同衽

學別之至也在河之洲亦止其所之意也

悠哉悠哉

五經無一字一句無義理不用心看紛紛眼中華閑心看句句詔讀字字膏粱如關雎悠哉悠哉一句儘有意味文王之心片時半刻竹盡天下見到百世詩人皆寫其心亦不為無見夫家人之道利女正女正則家正家正而天下定豈惟天下社稷宗廟無疆之福皆在其中易詩書春秋四經之首皆備陰陽男女之礼而詩之感人深故但詳悠長也哉者深遠之辭再言悠哉意彌深也臯陶謨發明迪德之旨主於身

修思永有天下国家者苟無百世之慮則德日衰而治安不久矣周家八九百年之祚起於二南二南起於関雎文王之心天地民物国家之蘊也故當其未得淑女則寤寐思服其所思所服者豈不曰宮闈維脩萬化造端君德盛衰庶政美惡天下治亂人物消息国祚短長皆係焉幽閑貞靜則女德正而陰道得好德不好色則思無邪而百為善逮下不妬忌則貴賤序而子孫蕃誠使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則為四海元元之福宗社綿綿之曆紀其不然禍亂將無涯矣禍莫大於好色德莫惡於

嫉妬古今所畏莫甚於后妃不安其位傾外廷之善而交外廷之人縱欲敗度不出於閨門而禍及于天地萬物草木魚鱉亦不得其所也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日月告凶不用其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牂羊羵首三星在罶而周亡皆女禍也褒姒未生而西都之事已耿然於文王胸中矣悠哉悠哉所謂周萬物而及百世也大槩一國一家有人有土不以大小上下皆不當為淺近之謀為君難者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忽也况於家道之善惡女德之正邪為理亂存亡之大幾乎衛武公年九十作抑詩以自警曰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訏謨大謀也定命審定天命也遠猶遠圖也辰告及時頒相告戒也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正身正家以為天下之法也此老成長慮之言文王耄耋之年已先得之而唐明皇以七八十暮年卄心衽席之嬖以戕亡其国亦獨何哉

蔦覃

人於天地間惟心而国於天地間惟家心正則一身無不善家善則一国天下之事無不得一国天下之家正如一人之身之心是乃萬世不易之道而為人

君者之所當深察而重念也葛覃一篇是矣篇中本意主於后妃不廢女工而一篇之善凡三皆不廢女工之所為二南之善凡二十五篇亦葛覃一篇之所致正孟子所謂守約而施傳之善道秦漢以來為后妃而服澣濯之衣者寡矣葛覃之后妃其所服之衣盡屢經浣濯而不棄也古之為女者未嫁必有師已嫁後不離此法制之善也至於尊嚴恭敬動止必咨不止於空名虛位者則葛覃之末章可見矣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禮也然所謂寧者嫁而能盡其婦道禮義不愆室家咸宜然後足以安父母之心若春秋之

夫人內女其婦寧者固多矣至其賢明識道恭謹○無過足以慰父母之心者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自宋伯姬許穆夫人衛莊夫人秦穆夫人楚文夫人之外其礼義之守可以必其不愆不忘者固亦少矣而況於敝笱載驅墻茨中冓之詩其為父母兄弟社稷宗廟之憂辱有不可言者乎葛覃之所謂歸寧以旋父母在之礼也有善之可稱無過之可言足以慰安父母之心而免於在家不穀之責也此一篇之善三也而以為皆生於不脩女工者以后妃之不脩女工則其無不愛敬者可知一篇之善三皆一愛敬之心所

淵也二南二十五篇其二十篇皆婦人事也關雎后妃之德液善幽閑也卷耳后妃思念其君子行役之勞也樛木后妃不妬忌也螽斯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桃夭芣苢漢廣汝墳鵲巢采蘩草蟲采蘋行露殷雷摽梅小星江汜死麕濃矣凡十五篇皆二南風俗之善女德之正陰道之得而皆后妃之化不獨桃夭所致也兎罝羔羊甘棠皆丈夫男子之善序者說者皆以為后妃之所致麟趾騶虞王者之瑞而實皆文王家音國治之應也愚嘗以為后妃之德凡五篇而一篇足以貫之二南德化本末合二十五篇而

五篇足以包之關雎之淑善幽閑美德也非有葛覃之不廢女工卷耳之專一樛木螽斯之不妬忌其足以成關雎之德乎人心之明見彼則曉此聞一則知二知十苟不廢女工則必能從一不妬忌矣能從一不妬忌則必不廢女工矣蠶績為婦人之本故關雎為二南之祖而葛覃為二南之宗三百篇首關雎而次葛覃正不為無說也何者居尊崇富貴之位而不忘敬姜之蠶績則其心正身脩而萬善之所從生萬化之所從出者可以坐見而無疑是故五篇者葛覃之所成桃夭以下十五篇葛覃之所化夫十五篇之

婦人苟有一人或以富貴或以怠惰而廢其紡績織紝則豈能于歸而宜其家人乎豈能和平而有子乎豈得而有采蘩采蘋之恭敬漢廣行露死麕之節操汝墳草蟲殷雷摽梅之專一小星之不妒忌江有汜之遇勞無怨乎鵲巢不知何國夫人襛矣不知何代王姬苟或耽於富貴而以女工為恥其足以成百兩之禮而得有肅雝之德乎是故十五篇之婦人皆盡心於絺綌而服之無斁者也不然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淫佚驕妬無徃而不為矣善惡之分一間而已女工廢則惰惰則衆惡集而禍亂生矣安得成二南之

化乎風俗化則無不淳女正於内則男必敬於外是故兎罝羔羊甘棠之美亦無非葛覃之所感召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衆星拱之者也推廣葛覃之心以成二南之化則天地以位而萬物以育麟趾騶虞之祥亦在是矣豈非守約施博之善道乎男耕女桑人道之所以立也故天子諸侯親耕以共粢盛后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所以率天下之民使之皆盡其職也處至尊而留心於農桑絺綌之事者一以勤儉其身而不生怠惰淫佚之心二以重民生之命而使天下之人以桑麻五穀為金玉三以率天下之為男

妾者以為至尊猶且為之況脩小人其次下夙夜
四以正天下之心使之一一勤儉務本而放心不生
敬心常存自然孝弟恭敬慈愛而休祥盛德可以不
禁而絕天地萬物可以皆得其所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亦不期而至矣故曰人惟一心天下惟一家耳一
事得則百為皆善宮闈勤儉孝敬則天下皆二南之
風夫是之謂德夫是之謂化夫是之謂無為之治夫
是之謂正其本萬事理有國有家者其可不深察而
重念之乎而正身以先之葛覃之善皆文王之身有
以成其后妃之德美二十五篇皆葛覃之化而太姒

之資則文王之所成也不然則又如文公詩傳所謂詩序但識后妃而不復知有文王者矣

召南羔羊

禮曰幼子常視毋誑謂其血氣未動當有以養其耳目一其視聽以全其真淳而為少壯成立之基人之於物莫要於目蔽於前其中則遷欲之不可禁者以月之接不得其正也此雖強盛之年知方有守之士亦或失於牆壁之不密備禦之不豫而況于幼子未知善惡而惟物之從乎故古之愛其子者常以法度之物日用之不可無者示之其非法不度足以害

其目而搖其心者痛除淫靡不使至於其前防其視聽有常表畏不亂至於二三十年務之教詩書聖賢之言有不待鞭策勸勉而沛然以趨之者何也其本端而與其事習也君之於民也亦然民猶子君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愛之教之無不至君之於民也愛教兩盡始無忝於為君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君者所以愛之養之師者所以教之成之也此天理之當然天心之所在故曰克相上帝謂民皆天民愛教二者君之所以代天者也康誥曰若保赤子夫所謂若保赤子者豈徒愛之育之其所以

為之謀者固無所不忠也民之為道也耳目口鼻各
有所欲而耳目者物之所集心之和正昏明安危理
亂之所關也二者之中目為尤甚是故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而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礼以養目樂以養耳
而聖門四勿以視為先是故古之君人者昭德塞違
守法持正去奢從儉卑宮薄文以為天下先凡服器
飲食宮室車輿步趨行止人会遇交接在群黎百姓之
目中者大自日月山龍小至藻率黼黻大自明堂清
廟小至纖條罔有大自郊禘朝宗小至飲食講問君
臣上下各加持守交相警勑凡理法度數之當然不

苟有一毫之踰越一日之放逸者所以一天下之耳目而定民志也其理義之自然既有以得生民之常性而不待於作為其執守之確然復有以養天下之淳風而不至於惑亂所以三代之民礼教之俗常如魚在水草木在風雲雨露中但有生長收歛而莫知其所以為之者此其所以為盛也吾嘗味召南羔羊一篇而知周之所以為周文王之化近見於振振之公子綢直之士女讓畔讓路之小人而遠見於南国之在位五紽五緎五緫服之不貳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貌之無欲也所謂心廣體胖是也是有欲者必

見乎四体古之所謂失足於人失色於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者皆欲之誠於中形於外有不能以自持者南国之大夫其衣服不貳而其行止進退從容有常如此文王之道化於是為深矣由其如此故以刑其家則有采蘋之法度草蟲之自脩以饁其民則有漢廣之不可犯野有死麕之如玉南国之大夫如此則岐豊之大夫可知岐豊之士女民庶皆小大之臣咸懐忠良之所化則夫漢廣死麕之俗豈非在位之節儉正直與大夫妻之法度齊敬有以感動鼓舞而使之然哉虞芮之不争不但愧其民之譲路譲[illegible]

是亦燕兒其大夫士女徙容澹靜有礼無欲足以刑
其閑辨貪競之悪耳漢廣死靡之女固皆文王太姒
之化足亦南国皜民有位之人朝夕在其目中其有
常不競術身齊家之風足以相薫相翼而趨於善也
其色不可犯其容不可誘則其衣服必整斉坐立必
端方行步必詳雅語言必謹静故曰舒而脫〻兮無
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此其風儀容止至今猶使人
起敬若如唐之水邊有麗人衣裳飄暮春凝粧耀洲
渚繁吹蕩人心者又豈有不可犯之色不可誘之容
哉嗚呼有自来矣夫欲之不可禁也若火之燎于原

使在上有位之人不深思而敬守之則天下之心莫知其所止矣夫十二章之尊卑多寡之難辨舜以此事責之耳目股肱之臣豈不欲其制節謹度詳其辨而持其常以定天下之志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古人之所辨衣服車輿居卜之七八矣使如賈生所奉秦人之餘風以告漢孝文者天下之欲豈得而禁哉古之王者關譏市察異言異服志淫好辟皆所必究使有位者不先謹於其身其家則民之不從其令而從其好者豈關市之所能禁哉何鄭子臧聚鷸冠楚子王作瓊弁春申君史珠履

秦張儀誇車騎輜重商鞅廢井田蔡冀闢始皇作阿
房漢武起建章而王制遂盡壞天下之俗惟欲是從
莫知紀極四海之内皆礼記所謂無方之民也而況
於金谷之步障浙豊驪山之錦綉有國有天下者不
為民人社稷之計有家亦不為子孫之計上下交逞
其欲不惟爭民施奪而又以生姦雄胡羯之心然則
三復羔羊都人士緇衣羔裘之詩安得不使人重傷
今而思古哉紽總雖不可詳大抵皆絶之義五其數
也緎蜮有界域之意是其限也推此則紽總可知蓋
羊之皮或者以為取其有礼則夫狐麑豹袪之類豈

有所取而為之讀詩者優游涵泳取其声音氣象以為存心養性之具可也或有古制之不可詳而必穿鑿以就吾之私說則反有害於温柔敦厚之全體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世之所共趨而我獨否有欲者發武累迹蹈覆轍其心焉而畏天顧義不棄其所性者寧餓死而不往此易所謂同人于郊者也一陰居二初三四五以陽爭趨之近者比而不去遠者應而不咎伏戎以俟之乘墉以攻之大師以取之先之則號咷得之則言笑一是在野爭之所也惟上九一爻不應而近獨出四陽

之外故為同人于郊郊者国之外也惡衆吻趨競之卑俗然物外寧無所得而不入雞鶩之群也如此等人似寂寥無味實天使之格别俗隤頹波立於高朗蕭閑之地為群迷之燭其所關係為甚大也無斯人則天理滅矣在詩則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招招舟子相呼相命而往也人涉卬否利欲之塗義不可往衆共趨而我獨止也蓋所謂畏天者也顧義者也不棄其所性者也有守而不隨寧淡泊寂寥窮死而不肯為利祿之徒也餓殍於眩飄沒於逐争利者死於利徇欲者亡於欲惟物外不競之人雖蹟原憲之履

衣子路之袍而自天佑之安樂壽考以終其天年故
同人于郊而無悔之道而四陽者皆有悔者也人涉
卬否豈惟不棄所性是亦全身之道世之相呼相命
趨利祿之塗者視此可以鑒矣或以初五二爻無過
者也何以罪之曰易象然也自上九視之四陽皆利
欲之徒逐爻觀之則初五始為無過也曰上九不與
衆同而猶曰同人何也曰爻辭相因之例然也以為
君子未嘗不與人同同人于郊則同而不和同而異
者也如此說亦無不可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人與天地混合而為一故其一動一靜亦當以天地為準則不可有一毫相戾處然后氣正體平德脩業成無愧於天地而與之並立故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茂對時育萬物及着如二人相隨行當相及而不相先后偕行者兩皆不息對者此然而彼亦然也夫彼然而此亦然彼不息而此亦不息不息則性與理相得氣與氣相順所謂不愧不怍而萬福之所由生也是故禹惜寸陰成湯昧爽丕顯周公坐以待旦孔子責宰予晝寢子路為季氏宰質明而行礼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待罪古之聖

昏明晢不論有位無位莫不夙興夜寐孳孳汲汲其下化之皆洗刷自治日新又新雞鳴而起嚮晦乃入大則天下之事小則一家之政如鄭風女曰雞鳴齊雞鳴二詩可以見其君臣上下長幼男女存心德業一動一靜無敢與天地相違者也日行一日繞地一周入二刻半始昏出二刻半先明故夜常短於日陰常缺於陽雖春秋分亦然不必夏也未出二刻半咸池先浴赤霞上騰六合清明故今高麗古謂之朝鮮以海色先見也此前二三刻中光明未系兆朕已動生物無心而虛靈動靜常與天應故雞為之鳴而人

之餘息至是吡動醒覔毛髮洒淅百慮感人不可寢安於是男女皆歛簟獨席擲縱衣冠開寢視朝拂髮而明風生開戶而天地曉當是時也萬物並作而人可不然乎旦氣清新萬事脩舉女僮〻而中饋士蹌〻而在朝夫是之謂順也家人之道女正為要故二詩皆女先於男女曰雞鳴警其夫也士曰昧旦恐不逮也子興視夜復促之也明星有爛則天將明日將出矣鄭之貧女戒其夫於雞鳴之時而齊之貧妃勸其君於未鳴之前故誤以蠅聲為雞聲月出為東方明其聽之諦而覘之久於鄭之貧女尤為早也千載

之下誦其詩想其事好德而不好色懷德而不懷安敏疾而恭敬堅貞而清明在上則元首起而股肱喜百工熙而庶事康在下則身脩而家齊德崇而業廣況而言之血氣和平耳目聰明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夫然而后可以為成人矣日入而為夜日出則為晝朽木糞墻之戒不止於亭亭日中者也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此厲王俾晝作夜之事而后世以為常大小宋文章焜燿一時而為鄭良胥魏曹奕何晏鄧谷翫室之為自誇聰明儇利不知其該一世之人相與徇欲以重鬼神之怒也覆轍往矣成與維新不在

於書徒手附麗以來鄭衛流行不息而蘇黄之流益濫其流故風俗日偷宇衛日昏國家日亂以至於大變此事未有以為言也詩云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以此自警也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明星謂太白說者謂啓明為水星非也長庚啓明皆太白木星去日極近遠而不過二十餘度可見之時少惟太白不夕在西則夙在東亦觀天者所當知也

七月流火

天萬化之祖日萬化之宗天運每日過一度為欲與

日會也日運每日泝天一度為欲與天會也天日皆會則為一年而萬化成矣今之行信有常矣然有歲差之法謂天與日每年各退若干分天以左旋退而東日以右行退而西以唐一行之法推之不滿八十三年天日相差共一度曆咸半日天官靈臺積候驗之蓋信然也其法可曉而談經儒者多未察蓋不但堯典中星與月令日在今皆不然如七月流火定之方中之類今皆不可據矣火大火心星也流下也七日夏七月其詩則言公劉時事也虞夏時立秋日在翼軫公劉后稷曾孫當夏后之時故日沒星見而太

火傾倒于申未之間由田野而觀則流而下也火大
赤色惕盛故昏中而炎熱西流而寒至九月授衣謂
寒之將至也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天七月而火流所謂故也故則可求而今不可
求也日躔中銜小暑已至而火猶未中也秋風既生
寒蟬已鳴而火猶未流也以二十四位候之立夏熊
熊始出於東方芒種夏至高鴟辰已大暑立秋正中
于午白露秋分而后卻風之西流可歌也本以候寒
暑而漸與寒暑不應可疑也非但今可疑也循今已
往千載之后復如公劉至今則當八月中而九月流

又千載后則九月中而十月流又千載后則十月中而十一月流益可殑也自公劉至今已差四十餘度則自今至于千載之后可懸知也此則孟子所謂可坐而致然氣運與列宿不應可疑也左氏龍見而雩龍者蒼龍合体而大火其中也見若全體皆見也是巳之月也龍見則火漫昌有旱之理故雩祀上帝為百穀祈雨然今建巳之月火始出全體之見在芒種以后使国家行雩祀之礼不可待也不待龍見而雩於義復無據也火伏而后蟄若畢而火未伏火晨中而寒氣退今寒已退而火未中定方中而宮室作合

數坊舉而定猶在末也猶有可旋者北斗天之綱紀十二月杓建各指地之十二辰所以應天運而昭萬目也自歲差以來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如故而斗須望之雨水猶未建寅春分猶未建卯千載之后其違又遠此不可之尤者也周秦以來月建在子日在星紀月建在丑日在玄枵其餘東西相互皆然此陰陽家所以有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之合也隋唐以來益相違去今則月建在子日在尾箕月建在丑日正在斗月建在寅而日在虛危月建在亥而日在氐房月建在卯而日在室壁月建在戌而日在軫

角月建在辰而日在奎婁月建在酉而日在翼軫月建在巳而日在昴畢月建在申而日在星張月建在午而日在觜參月建在未而日正在井六合大體皆相背各及下旬始稍相應復七八百年則月建子而日全在寅月建丑而日全在丑月建寅而日全在子月建亥而日全在卯然則謂子與寅合丑與丑合卯與亥合辰與戌合巳與酉合午與申合未與未合可乎月建十二月斗杓昏建也律中黃鍾而建子雖寅而建午其常也今不惟月在之辰與月建不合而月建自與十二月不相應蓋律中黃鍾而年杓猶相建

次行中繼實而斗杓昏猶建巳陰陽家世守六合之說而欲事皆罔聞知是亦羲和之昏迷矣日在不合猶可說北斗不建實可疑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非所謂不恒者乎切嘗妄論所謂常者消小有大消一日一月之常有一歲一世之常有千萬世之大常歲差者天之大常也以八十三年一度推之蓋三萬年而差一周自堯以后三萬年二至二分日在與四仲鳥虛火昴依然子午卯酉四正復如堯時然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與時雍之治可復見也但吾黨不得而與爾此豈天地之一大常乎

孟子之言易傳之説千載亦可萬世亦可固不可以一世覩也

東山采薇杕杜

一帝三王與秦漢以來之用兵其旨意甚不同者尚存於詩書而儒者多未詳不但上之人未之講也觀之東山采薇杕杜亦可見東山者周公之勞歸士也首章但言滔滔不歸則但有日月之久而未嘗有戰攻之苦死傷之戚矣繼之以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亦惟述其在途之勞而已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則但有思歸之人而無不歸之士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三

寧蒞衆有行陳糾校之事而未嘗有死亡之人殯殰者獨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道中觸目感興之事苟有殺傷不歸之痛又何暇於此若已無死傷而同行者有之亦當為之傷痛而不暇及於此矣后章伊威蠨蛸町畽熠燿果臝栗薪之類叙其不歸之久而廬之荒也若有殺傷死亡則得歸為大幸而此等皆不足道矣鸛鳴於垤婦嘆於室嘆其道途被雨之勞苦也脫或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則含其四隣慟哭之聲而但述其一家思歸嘆雨之情亦豈在上者之心哉未章所謂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尤足以見周公之東征全師制勝不輕用人不得已而起完全而歸但有三年之勞而無喪敗之事九十其儀者新娶之禮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者述其夫婦新聚遠歸之至情也借其隣里鄉黨有哭死弔傷陳衣設奠之類則為此詩者亦誠何心也孔嘉而彼何不淑其舊如之何矣其身膏草莽永無相見者又將如之何哉置死亡之至哀而但叙生全之深樂亦可謂不仁是有國有家寇亂寧免征伐備禦無時可撤因非暮弃人非牛羊出當進戍歸必勞还如采薇杕杜東山者皆古人用兵之

則倒征爵之師伐桀代紂之兵征有扈羲和伐鬼方
之旅當無不然非但文王為然如是而后足以盡上
之仁如是而后足以盡下之忠如是而后可以用民
如是而后可以享國是故采薇之遣戍不慮其死亡
傷害而但閔其行道之饑渴雨雪之苦辛則文王之
制昆夷玁狁者必有其道必不至喪師殺人知杕杜
之勞还歷言女心之傷悲但以其夫道路之勞日月
之淹耳儻其鄰里鄉黨有哭死吊傷陳衣設祭之家
則杕杜之詩亦何可歌十人而亡其二三則為之上
者有慨夫懔或至肝腦塗地則以禹湯文武周公之

心豈得自容於天地之間遣成勞還倒也儻有一日以死亡之多而不用則為人上者之慝亦不得寢食自安矣此王霸之分義利理欲仁不仁之殊二帝三王后世之不同皆判於此仁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者弗為為不仁則一日殺數千萬人不以為愧仁則視民如傷愛之如子不得已而后用必不敗而后舉不仁則牛羊用之草芥待之驅天下有父有母有妻有子之人以逞一人之豪氣濟一家之私欲仁則天下為一家不惟不欲殺已之人亦不欲殺敵之人不仁則糜爛其民而復驅其所愛子弟以徇之

事於讀書爲儒而歸韓魏公尹師魯亦有用兵消息哉
吹於度外之言好兵之貶五路之兵全軍皆沒父兄
妻子持衣紙錢號於馬首當是時也使開公處之
當如何其感作后世之人誰復以聖智稱之資勉勵
公但能一時悲憤掩泣而已未聞其以爲終身之愧
爲負也嗚呼真儒之存古人之心讀書者不知之久矣
讀書在前而論兵者至以殺人喪師爲常事是可爲
不仁矣野戰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任其責
者不以爲罪尸其事著又愛其人古今土俗之不同
久矣其可不重思而亟反之哉或曰采薇二章所謂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豈非去而不歸之謂乎曰此二句與四章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相對蓋叙其以義爭上赴敵致死盡力戎行必勝無敗之心以徵勸督之也若以為有死無歸則是致之死地若擊鼓之所謂不我以歸然也是豈為人上者之心而遣戎役之所當言哉

相彼鳥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天下萬事苟可以達之天地鬼神則皆性命之所有義理之當然五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皆天命之不

[illegible][illegible]於君朋友一倫其血脈似不相屬若爲可有可
無可離可合而非天地之所設鬼神之所臨者然詩
人以鳥起興以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結之終之於樂
意相關之爲語而合之於洋洋在上之鬼神則朋友
者固天地之所設非人力之所爲也皐陶以爲天敘
則朋友之義列之性命久矣兌之大象曰麗澤兌君
子以朋友講習講者相與講論以明理習者相與熏
習以進德也君兩澤相麗相滋相説合而爲一其爲
天敘之一豈不然哉君臣夫婦父子長幼四者人倫
之大而其理之明德之成非朋友講習不可也故朋

友一倫所以成就乎四者雖居四者之后實有成就四者之勢神之聽之豈不和且平哉○朋友之義見於易之兌卦故不為無意也夫兌者說也麗澤者兩皆說也天命之性人皆有之而或不能以自盡必得朋友發明則一覺之間自有由然而說於心者其進自不能已其生自不能息若無所說則其講習則善乃是強其所無則亦扞格齟齬而不能以相入矣講習而說說而不能已是皆性命之道固然之理神之聽之豈不和且平哉

獻酬交錯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度即度也度者事物本然之定理于之裁當已定皆也理者人心之同然心與理合適其當然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獲得也得其理之當然而無所失亦謂禮法已定而人事則有得失也獲者得之也不獲者失之也射義之獲意正謂此所謂君中之則為得君之道臣中之則為得臣之道子中之則為得子之道父中之則為得父之道是也笑語雖微亦有當然之理故曰笑語卒獲見得古人事無大小皆欲其合理也卒度卒獲又可以見其詳到底至事之終而不亂不逆也惟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得之難而失之易

故謂之獲〻者得之難也畢旅田得之獲是也○度即度也度其合於天理之制分數一定而非強裁也獲得也得其當然也凡笑語皆有當然也天下萬事無一非理于此可見

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尊君親上之心無人不有亦在乎上之人有以得其心耳君民上下天叙也苟得于天則誰不有愛敬之心然所以遂其心者在乎有以得其心得其心則得民得民則其其所受于天之性命謊日用而不之知耳與雨祁祁雨我公田尊君親上之心也而其所以然

者不然其故矣公田非田也力百畆中之百畆也所
則無不兩矣而特獨殊之別之者尊之之辭不為殊
之別之而復加之以我之一言則親之之辭也尊敬
而親愛尊礼而愛仁尊父而愛母尊天而愛地是故
天賦之定命而亦豈非井九百畆八家同井之制有
以使之得其生而開其天者乎礼義之性天也而田
之井則上之所以予其民者也吾想夫十千維耦之
時千耦其耘之際得無凄然油然而動其感恩戴德
之心者乎頌聲之作豈無所感而然者乎與雨祁祁
則其理尤深而源尤長也祁祁之兩不破塊之兩也

既優既渥既沾既足無助長而無不成者祈社之雨也豈非肅若之致而燮理之功乎震凌淫潦彌月踰時然咎之聲有不可止豈有暇於歌之頌之者乎井田以樂其生祈雨以優其力有渰萋上之興礼義之心何可遏也是故田之必井所以成性命雨之祈社又以起和樂二者上之所以得民之道也是道也非深求其故潛用其功以堯舜三王為本領以於穆不已為工夫有不可以一日能者若夫下之愛敬其上之心則固無一日而忘者矣

歸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

無人不足以立天地無人才不足以立人虞夏之九德商周之三俊前聖后聖所以綱紀天下植立三才其急務精意一在於此而其明功著績發生成熟未有不造端於夫婦發機於暗室屋漏之中者其功化之神妙風氣之薰蒸如巨冶之鑄江海之涵四時之育然莫非一人端本以起之主一以持之勿忘勿助以成之天下之人見其成就人才之功格於上下而不能跡其所自來非有淵深明哲之人不能見其本末也大雅思齊篇作者未知何人今以其末章四句

覌之非深知文王道化之本末者不能也成人有德自冠以上至于壯老莫不全其得於天者也小子有造自八歲至十五皆有所作興造者造端開基之謂謂其所以啓迪導發之者莫非正也非造端開基得其正未必至於成人而有德也成人有德自前之用小子有造方來之需也今日有德前日之有造今日有造他日之有德也耆閲望也髦俊秀有德則名者著閲有造則才器長茂然原其所自來則有天地四時之功而人不之知彼成德有造之士亦有所自來何若人才之成就本於文王之神化而文王之化之

所以神者有一息之間斷不能也故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無斁則無間斷無間斷則神神則無所不到在一時則洞達幽明在后世則無窮之用也譽髦者士之聞望才器而莫見其出於文王之謹獨故以其出於士之身者深探其本而言之言此士之譽皆文王無斁之所使此士之髦皆文王無斁之所成人見其為士之譽而莫見其為無斁之輝光見其為士之髦而不見其為無斁之精華非惟人不之知彼為士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章根本實在前四章所謂無斁者蓋總太姒嗣徽音以下三章而蔽之以

一言也一篇之内惟太任之德不繫文王自太姒嗣徽音以下皆文王無斁之事二章合鬼神太姒家邦而言寡妻以見其造端家邦以見其功化宗公鬼神以見其精微三章則言其所以然者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乃其所以惠宗公樂鬼神刑寡妻而御家邦者所謂無斁也肅雝宮廟無斁之著形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斁之精實也非無斁豈能洞達渾明至於此也四章則又首之文王之身以見其工夫之所到定力之所形至末章則遂言其功化之極深切久長為子孫無窮之用何者人才者綱

觀斯人維持國家之具非惟宗廟社稷之所恃亦天地鬼神之所依然其所以變化成就使其十德無不具功業無不成而為子孫百世之用此非言語之所能令法制之所能驅也學校庠序詩書禮樂不能無及其至也無一不本於君德而君德之成未有不由謹獨也謹獨則為天德天德之行則有四海之功而無不成矣是故成人有德出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中先儒嘗以大雅文王篇為周公之作以有無聲無臭萬邦作孚等語也此篇本末大意亦然必非淺近者之言也古之人本指文王亦含堯舜以來皆然

之意射斁古通用無射亦保言其平時工夫此無斁
則總其始終大畧而言也第三章在五章之中先言
無斁之實以為一篇之主至五章則括以無斁二字
以盡其功化之所至其首脉次序亦不苟矣又此詩
作於成王時所謂斯士者正指當時之多士謂其風
氣大成非但文王當身一時之用也可以見其深遠
之功矣又謂之斯士亦褒多一不之辭后世之士才
德皆是自成未嘗出於上所以常少而不多也

無射亦保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尚[illegible]之位惟幾而后足以居之夫位之難若明之難也明之難者明於幾之難也明於幾則所以為激濁治治皆不決而無泰於其位不明於幾則惡之萌不能絕亂之源不知萬事日入於非而一人之身其過多矣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詩人美王季之辭也而其要在於克類克類者明於幾也明於幾者明於善惡之以類相從也如是而后為明如是而后可以為君為長此君道之所以為難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治之立之長以教之君長一人也而君之道主於治長之道主於教君君而長師也君師兼盡

而后足以為君是故為君難也何為君之難也一日二日萬幾之難明也一事之非一言之誤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之荒一時之忽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幾之不可不明有若是也天下萬事一陰一陽而已一陰一陽者理慾善惡邪正公私君子小人治亂存亡各以類而相從者也理之類至於為堯為舜為太平為盛治為人萬物無不得其所也慾之類至於為桀為紂為衰亂為死亡萬人萬物無不失其所也忽其明千尋萬丈不可遏也怠其源滔天浴日不可止也勢之相從理勢然也知類若辨之於萌芽不知類者

使其所生長知類者常守其善而防其入於惡不知類者徒其入於惡而不知其害於善若漢以黨錮亡而起於和帝一日之用鄭衆唐以世女禍而起於太宗一時之惑楊氏皆以類而從也是故三風十愆不可有一有一則方以類聚矣創業垂統欲其可繼繼者亦以其類從也古今禍亂之源如和帝太宗者不一然必明而后見之必見之而后為明故大雅美王季之德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明者若長之道然所以克明者在於克類故再言克明而歸之於克類以見其所以為明不然則不足以為明也

類之云者見幾之深明於方以類聚之義也方者物理事情之所向動之初而事之始也所謂幾也向於善則萬善從之向於惡則衆惡從之以類聚也是故一陽生則朋來無咎一陰生則堅冰至方以類聚者也文王周公以易教人王季之克類父子祖孫之家孝也君所以治長所以教教道得而后治道成不善之教一時則天下從之而亂繼之后世則子孫效之而亡繼之天下從之桀紂晉武唐明皇是也子孫效之唐太宗是也而其源則皆迷於方以類聚之義故也然則為君之難豈不然哉克若能也足以任其

事而不徒有其功之息讀者所當知也繫辭以豫之介石不終日為知幾而詳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克類之明也萬夫之望君長之謂也詩効之義有若符契皆聖人垂教之精義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

嘗謂吾輩事業常如耿舒所謂伏波將軍似西域賈胡到處輒止聖賢事業如項羽救趙沈船破釜甑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又如趙奢擊秦軍一日卷甲趨閼與先據北山上以待又如李牧破胡蓄力

累乎簡選練習皆百金之士不貪小利不信小人激
勵賞勸一一思奮然后用之千里不留行大槩聖賢
之於道惟無所係累故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一蹴而
可至吾輩於道往往為外物所誘內欲所累所見雖
留於目所遇必膠於心故常稽留底滯至道無期有
皓首終不得一到堯舜孔顏之地者無所歸咎一一
在於有係累而不勇故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係小
則必失其大無兩得之理也此四句乞矣第五章古
註胝淺無義理毛謂岸為高位鄭謂畔援為跋扈歆
羨謂貪人上也先登於岸謂先平獄訟陋哉言也朱

子曰畔援猶拔扈也謂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羡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也此与古註天淵隔絶大抵無所係累則其至道不難也凡天下累人之欲如富貴利達妍姿厚味人心惟意難有不爲其所惑也又有異言邪說小利近功技巧辭章神仙釋老之類足以動心目役精神亂志氣而奪操守者非氣質至精竭力積久者不能不爲之累也大則茫迷沉溺小則繫戀係留沉溺者困

無至遠之日僊釋者亦未有至遠之日也惟聖賢君
子達心常為主人心常聽命定力生於純一真勇發
於清明無事則身心澹然一動則天理充滿故曰我
欲仁斯仁至矣蓋無僊釋夾雜故其造道入聖自
常人視之不啻千萬里之遠自聖賢君子視之常如
咫尺之間戶庭之內也皇矣第五章總是此意畔謂
背去正道援謂援取他物所謂颺却甜桃樹沿山摘
苦棗也凡去正就邪舍善取惡皆所謂畔援也仁義
忠信天爵尊榮而不貪富貴榮寵無非外物則欲
心善形以求之所謂畔援者也堯舜孔孟之道九難

之術膏粱之味舍而弗冊由棄而弗食至於詖佞之言
狎褻之說晦冥之途枯萎之種則怵心而頹之悅首
而趨之什襲而寶之是皆所謂畔援也歆者見而動
羨者欲而謀蓋其所以畔援者也富貴紛華妍姿厚
味為此而動為此而留者常人也至於權謀術數足
以小成則意於近功而不為遠圖者之所貪左道邪
辭新奇宏闊則又高明亢爽者之所喜也常人之所
係留固西域賈胡也會迓高明蔽功名或新異者亦
西域賈胡也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又曰見金夫
不有躬此常人之所係留也若無妄之匪止有眚不

利依徘則高明充塞之所條留也方為此而止復為彼而覊雨為甲於綴復為乙所留何時何日而至於堯舜之地哉惟文王之心至清至明至純至粹若此之類一毫不留故其造道之速非他人所及其曰望而未見則其謙謙自牧之常非其有所未至也誕大也如茂叔時之茂皆盛大勇決而無所係之謂也他人於道遲留進退意氣不盛惟文王則浩然沛然至而得其全体故曰誕先登于岸与釋氏彼岸亦不妨其為同即至道所在也帝謂文王文公謂文王能如此實天命之猶有一說盡人心多自迷昧有所[illegible][illegible]

善美皆隱而不竟惟明者與鬼神知之盡虛照也微
惟獲歆美惟文王則見于幽獨之中上帝則見於冥
冥之中不惟見文王之無於常人之有亦無不見見
善則見惡也嗚呼世之顛倒於利欲之場豈知乎居
乎其上者無一時一刻而不臨之哉其或本無邪心
而惑于異端新奇無以決其勇而成其仁者其建諸
天地亦悖質諸鬼神亦疑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之祚德也非一日之監視君之得天也亦非一世

二世而遂可以自安不廢也爾昊天者廣大無邊以成命观之則其於二后之間君独知暗室屋漏之中蓋潛窺而深見之所謂大無外而小無内者即此雖曰浩浩茫茫而其無在不在及爾出王及爾遊衍之意常与人之動靜為一而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二后受之亦有自反而不敢辭之意在帝左右是也夫天不離於文武而文武之所行本不離於天有一毫之離於天雖與之而不敢受也夫以天之命我有問也已成而文武之受之也復無所辭則為成王者宜居可以擬九重而朝万国垂衣而受天下之奉飲食

實樂以享其所成所受可也而猶不敢康夫其不敢康者非逸於憂慮也四海之大閭閻之惸鰥寡無告何可勝窮為治之難綏緝之艱博施濟衆之病自責舜禹湯以來世守之兢業鳳在郊甘露醴泉洋溢九對而戒慎恐懼之心不少怠此周公之所以作無逸也豈惟不敢康而已夙興夜寐益思有以固其已成已受之天命其根本必使之如竹之苞其枝葉必使之如松之茂遲其集義之歲月而無揠苗助長之心研其理欲之精微以至於精義入神之妙蓋基命者即易之正位凝命康誥之宅天命宥密者即乾之寬

居仁行中庸之廣大精微蓋莫非為君難之當然而成王能之非有得於周公之素不能也不然為此詩者蓋甚精至固非設其君以不實之語者比也 蓋自是而文武之緒益纘續而不墜愈開拓而光明子孫之心于是為盡而宗周之廟社亦至是而始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肆其精之蓋有周之天命雖定於文武至於大定則实成王之功以金縢观之周公之於國家猶凛然也苟不得成王之緝熙鄉鄰之豈其能述不撻乎闕則逸樂而亂亡起矣且天命有周已成於文武而召公告成王方以成命期之已基於文武

而周公告成王方以其命定命詩之二公之言見於召誥洛誥可考也豈非周之大象為人子孫者當世世不忘哉此章乃康王以後祭成王之詩故天與二后各止一句而成王凡五句舊序以為周人郊祀天地之詩註疏惑之皆以成王為成其王道而不以為成王誦文公詩傳各以辨其非矣兹不復贅

石堂先生遺集卷之五